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章宗皇帝鐵券行引

臣嘗考唐史所載鐵券之說有二其一則將相有社稷之功者賜之其一則許藩鎮以自新者也唐自安史之亂之後盜據河朔若魏博若幽燕若鎮冀根結盤互一冠死一冠生天子不問有司不訶者數十年其制御之術可考也溫言善辭以開慰之高爵厚祿以尊寵之甚者又以待社稷臣之禮而禮之也辨理曲直洗滌怨讟之於天地而示必信申之以丹鐵而圖不朽當是時武尅不剛君

曾經
耕眼

臣相與爲一切之計幸賊之不吾梗雖所求有過於此者將奔走而奉之故所謂冊書之信特迫於不得已焉而與之耳道陵朝有以田氏所藏唐賜藩鎮鐵券來上者上爲製七言長詩以破其說名曰鐵券行臣幸獲覩焉自聖人以書契代結繩之政大朴雖散天理之真淳猶在人也治稍下衰而誓詰興信不足有不信夏后作誓而民始叛殷人作誥而下益惑蓋自結繩而爲書契自書契而爲誓詰利害相摩機械相直君父而臣子也君而不得於其臣臣有不得於其君天理之存者曾不毫髮況又自誓詰而爲鐵券其欲使人不叛且惑亦難矣故施之藩鎮不可也黃河泰山之盟不能抹韓彭於旋踵之頃赤心白日之語又安可保唐室於威令復振之後乎施於功臣亦不可也君不得於其臣而與之爲不直臣不得於其君而受之爲不義不直不義幾何其不以功臣爲藩鎮也大哉孔子之言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知乎此則知聖人所以及豚魚者爲不在彼也臣竊伏覩章宗皇帝以仁聖之資淵懿之智緝熙光明之學正心誠意脩身治天下二十年之間大信之

所乎股肱大臣之貴興臺皂隸之賤皆不言而喻不約而隨不契而合不膠而固其視前世誓誥之繁固已貫三光而洞九泉矣況於恃片鐵以爲固者乎宜其播之於号令發之於歌詩慨然自得於大道破裂之後袪千載之惑爲萬世之戒也如此有詔下臣爲作篇引謹昧死百拜而言曰聖人之公之信皆天也臣何足以知之若夫雲漢之昭回日星之炳曜編之詩書而無愧質之鬼神而不疑者臣愚不自度量尚庶幾自託於不腐云臣謹引

秦王擒竇建德降王世充露布已上二篇正大

元年五月應辟科程文餘二篇光武中興頌大司農箴亡不及錄

臣聞天地之大無不容王者所以悉臣而悉主爾霆之擊無不威神兵所以萬舉而萬全其有怙姦自終同惡相濟雖合從連衡而自爲得計而禁暴誅亂者理有固然輔車之勢未成連頸之刑已及陳餘之輔趙歇竟成泜水之亡公孫之得隗囂何捄咸門之酷明鑒不遠覆轍相尋我國家統接軒符亂除秦跡斷鰲足以立四極射旄頭而靖八荒南征北怨而俱荷來蘇西被東漸而無思不服獨茲狂狡猶爾跳梁竇建德王世充者闇昏下材昏

迷小醜要頓不足以膏斧鉞名姓不足以汚簡書
僭号位以自居意兵刑之莫及狐鼠不神於宣出
鷹鳩當化於陽和敢爲椅角之謀自隅照臨之造
魚肉兆姓塗炭二方稔惡貫以既盈諒靈誅之莫
逭五侯共憤期分項羽之尸四海既成待葬岂尤
之骨臣與諸將等致行天討動稟睿謀謂號既滅
則虞自亡故燕可先而齊當後肅將禁旅進次東
都賊既身來義當面喻人有請師之舉夫開悔禍
之期今不自歸後將無及計即從於則伏乃更肆
於憑陵不虞當轍之難遽有背城之役臣等先登
進擊深入合攻戰聲騰洛水之波怒氣動邙山之
色紛投戈而蔽野殷流血之成川健將既殲餘衆
皆潰世充則堅壁自固恃求援之方來建德則掃
境赴期曾胥亡之不悟臣等鼓已捷之勇迎自送
之師破竹不比乎發機建瓴莫喻其乘勢武牢方
啓突騎直前諸將引陣以當其衝微臣卷甲以出
其後鱷鯢自蹙蟣虱相悲以彼氣之既歸當戎軍
之方銳亂難復整徒誇軍屬於鵲山勢不久存果
見豆亡於牛谷臣以既擒夏賊尋詣洛師示之已
獲之俘縱其所遣之使世充外謀已敗內勢又窮

知無地而可逃乃詣軍而自縛一卒不損二盜充
斥其東都吏民等雪政久罹王靈甫及金鼓動發
生之氣旌旗導長養之風莫不動地懽呼戴天感
泣廓妖氛而一掃混文軌而大同升平之期自今
以始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沉幾先物神武應期被
容高拱乎九重之中纖毫知於萬里之外日將
旦而群陰伏顧小竊之何施天不言而四時行宜
雋功之丕應臣某等謬司戎律初乏將材仰憑折
簷之神俯遂請纓之志七旬來格微勞深愧於禹
徑萬壽無疆善頌敢忘於武拜

擬賀登寶位表 已下五題正大元年奉都堂鈞旨作

中國之有至仁無思不服聖人之得大寶咸與維
新凡在照臨舉深慶抃中謝竊以社稷隆神器之
重父子處人倫之先付與既公衆庶斯定我國家
光宅天下正冑海隅世祚承平古無倫擬先皇帝
揔持權柄弘濟艱難安強成道德之威信順得天
人之助大功甫集明命有歸欽惟皇帝陛下孝弟
通於神明忠厚及於草木聖神文武克享皇天之
心獄訟謳歌皆曰吾君之子百年享國初得正傳
三后在天更無遺恨大定明昌之治增光宣及於

此時周宣夏后之功專美豈容於他日風雲嘉會
日月中興臣等夙被生成重叨際會接千歲之統
既欣歷數之有歸上萬年之觴行慶版圖之盡復

擬立東宮詔

惟王建國篤爲長世之謀惟國立儲茂正萬邦之
本位号定而莫不以爲悅 [illegible] 祖崇而莫敢以爲私
眷予上嗣之良優有中興之略內則視膳閒安之
禮備外則尊道讓齒之義隆藹然仁孝之稱粹矣
溫文之表朕自紹休於大統猶虛位於東朝乃考
蓍龜之占乃稽方冊之寶夏后與子天人之望彼
歸周家尚親廟社之尊則在載消穀旦爰闢青宮
下以副四海之心上以對兩宮之訓某可立爲皇
太子於戲文昭武穆夙詒燕翼之謀震長离明本
有承華之象尚因主器之重嗣啓迪衛之期

擬除樞密使制

在天垂象璣衡通紫極之嚴稽古象賢有家杜洪
樞之峻故非智辯無窮則不足以語成敗安危之
要非威望素重則不足以馭梟俊強悍之臣敷求
天下之奇才以屬國家之大計誕告於衆予得其
人具官某沉鷙有謀矜嚴不撓達用兵之善志厲

許國之精忠戎陣有年膚公屢奏出奇應變森然
武庫之雄厭難折衝隱若長城之固屬機庭之虛
職咨群牧以擇賢才氣無雙士皆樂屬李廣策慮
恤億時則有若陳湯是用假以本兵之權置諸左
府之長於戲漢有汲長孺邪謀寢於淮南唐泪李
文懿威令行於河朔蓋召　貝乎不戰而銷患在
於亡形予將以中興而責成尔其以上策而自任
尚恢遠略無及近功

擬御史大夫讓樞密使表

憲府備員積有妨賢之畏樞庭謀帥遽膺制勝之
求拊陋質以何堪對寵光而知懼中謝臣聞受祿
過量忠臣恥其素餐因能任官明主不以私授蓋
物勝於權則衡爲之殆馬竭其力則御速於顛臣
雖至愚敢忘斯義伏念臣智靈弗競器蘊尤疎初
無落落過人之材徒有區區自信之志荐更中外
無補事功竊憂大譴之方來敢謂異恩之橫被而
況樞極通帝位之紀宥府嚴師律之謀周設六官
司馬聯於冢宰漢分三府太尉列於中台故必文
武智能之臣乃付腹心爪牙之任人歌宣后豈無
吉甫之憲邦天啓高皇宜得留侯而籌幄顧以非

才而叨據在於公議而謂何伏望皇帝陛下大道
曲全至明傳照察臣心之有愧憫臣力之弗勝追
還誤恩以東良輔退而勞力足昭名器之至公因
是得人旋致朝廷之增重

擬除司農卿制

田政維天下之大綱古有權衡百穀之命農臣分戶
曹之外務今爲治六府之官況假以部使者之權
位於中執法之次自非智數足以豐財賦風采足
以動縉紳則何以察吏治之否臧究貨源之通塞
嘗若予桑弘羊曰汝諧具官某志大而氣剛智明而
才邵遇事不滯者然新發之鋒挺身而前寧乎後
彫之節自預時髦之選浸階華貫之游蔚爲名臣
簡在朕聽是用進以穡臣之貳委茲邦計之繁朕
惟西北用兵以來朝廷多事之際斂散之術既廢
罪功之辨不明官必仰給創寵之民民或重困
於侵獻之吏蓋基本急於麥養而綱紀貴乎該張
朕方以一道之事而責成尔得以三載之功而自
效於戲生之有道則財恒足率之以正則令必行
劉晏之輕重相權筭不忘於馬上范滂之澄清自
任志已見於車中罔俾斯人專美前世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平章政事壽國張文貞公神道碑

故相壽國張公之孫姻退謂某言先大父之薨叅知政事高公子約爲神道碑碑石已具遭貞祐之亂不克立好退南渡二十年乃還鄉里思卒前事而高公之文於時事有嫌不敢復議惟我先人以書生起家仕宦至宰相身存踐履之實國有經綸之業雖流風未遠而人代既遷徵良史則隧簡已亡懷舊俗則高年垂書聽言丘壠旌紀寐寒好退無所似肖不能奉揚徽烈負釁蒙累無以自慰誠

得吾子再以第二碑賜之則瞑目爲無憾矣敢百
拜以請某竊自念言不腆之文顧無足以紀公之
美且不能繼於高公之文之後固宜以不敏辭所
以不敢終辭者蓋全朝官制大臣有上下四府之
目自尚書令而下左右丞相平章政事二人爲宰
相尚書左右丞參知政事二人爲執政官凡在此
位者內屬外戚與國人有戰代之功領腹心之謀
者爲多濟濟之人以門閥見推者次之參用進士
則又次之其所謂進士者特以示公道繁人望焉
爾軒輊之懽既分疎密之情亦異孤立之迹處乎
危疑之間雜入之言奪於衆多之口以常情度之
謂必以苟容爲得計循默爲知體矣然而持區區
之忠以盡心於所事如石右丞堪董右丞師中胥
幸公鼎之流慨然以名臣自任者亦時有之惟公
歷仕四朝再秉鈞轉不雜於他人之所難不徇於
世俗之所徇忠信爲實足以自結人主名德雅望
足以師表百僚敦龐耆艾足以填國家而撫百姓
故百年以來談良相者莫不以公爲稍首夫善化
一鄉皆効一官人且喜聞而樂道之不歇使之隨
世磨滅有如我公乃不得以著金石傳永久秉筆

之士將不有任其責者乎謹按儀同三司平章政
事壽國文貞公諱萬公字良輔姓張氏唐名臣公
諱之後唐末有自東海徙汶上者後又徙東阿遂
為東阿人曾祖諱睎行善好施鄉人歸之宣政末
常出財佐軍二子得桶國子助教用公貴贈銀青
榮祿大夫清河郡侯妣劉氏清河郡太夫人祖諱
詢孝弟力田家用不匱贈金紫光祿大夫清河郡
公妣崔氏清河郡太夫人考諱弥學篤於學問以尚
書為專門之業初應鄉試擢本經第一後罷經義
科以詞賦取士復預薦書已而嘆曰丈夫寧老於
[illegible]之技耶吾不復出矣常銘其左右不忘
求子孫先當積孝欲求聰明先當[illegible]以為名
言累贈崇進壽國公妣王氏壽國太夫人生四子
公其第四子也崇進公嘗夢至一大官府署曰張
萬相公之室已而公生因以名焉公幼穎悟號稱
博聞強記弱冠登正隆二年詞賦進士第釋褐穎
順軍新鄭縣主簿丁崇進公憂服除調沂州費縣
主簿正隆政衰盜賊群起公有策禦之盜為衰止
邑人賴焉大定四年調遼陽府路辰渌鹽司判官
課寡超淄州長山令去官之日百姓為之立祠十

年充尚書省令史考滿遷河北西路轉運司都
勾判官歲餘改大理司直十九年遷武寧軍節度
副使二十一年召爲尚書省右司郎事朝廷知公
始將大用矣未幾攝同知登聞檢院事奏對稱旨
乃真受爲寺遷侍御史不數月改右司員外郎郎
中數來詳明不爲緣飾世宗嘉賞之碩謂侍臣曰
張翰公純直人也俄遷刑部侍郎章宗即位詔以
選留使於宋使還會創設提刑司首命公爲河南
路提刑使不朞年御史臺奏課爲凡路之最擢拜
御史中丞時明昌元年也元妃李氏有寵上欲

爲后臺諫以爲不可交攻之監察御史宗端脩右
拾遺路鐸翰林脩撰趙秉文皆得罪去十日上遣
中使密訪公吾欲立后何所不可而臺諫乃下相
容卿以爲如何公言此大事明日當面奏又對因
爲上言國朝立后非貴種不預選擇元妃本出太
府監户細微之極豈得毋天下上默不言明日出
公爲彰德軍節度使兼應州管内觀察使其後立
后議寢上思公言召爲大興府尹二年九月拜參
知政事以太夫人年過八十乞就養不許未幾
復申前請乃授山東西路兵馬都總管兼判東平

府事以便親歲餘復以親老爲言乃聽歸侍六年
起爲河中府尹時屬軍興調度百出公爲之平物
價寬民力比它州所費省者什六七承安三年正
月上以太夫人之故移公濟南尹河中之人爲建
去思堂畫像事之九月丁內艱卒哭詔以明年正
月朝京師起復授平章政事超資善大夫封壽國
公主兵者言比歲征伐多至敗衂凡以軍事所給
之地不足自贍至有不免飢寒者所以無鬬志願
括民田之冐稅者分給之則戰自倍矣朝臣議已
定公獨上章極諫其不可者五大略以爲軍旅之
後疫疾未復百姓狐摩之不暇何可重擾一也通
檢系久田有定籍括之必不能盡適足以增猾吏
之敝長告訐之風二也浮費修用不可勝計推之
以養軍可歛不及民而足無待於奪民之田三也
兵士失於選擇強弱不別而使之同田而其食振
厲者無以盡其力而疲劣者得以容其姦四也奪
民而與軍得軍心而失天下心其禍有不勝言者五
也必不得已乞已冐地之已拖者召民莳之以所
入贍軍則軍有坐獲之利而民無被奪之怨矣不
從即以衰病不任職乞罷賜告兩月且以尚醫調

護之泰和元年六月連章請老遷榮祿大夫且以
公第四子某四赴庭試當同進士出身詔充閤門
祗候又改筆硯局承應尋賜進士第所以優禮公
者佗相莫與爲比二年章再上有旨卿類上章告
老寧以言事不見從或與同列者有差別故耶何
求去之數也公奏言臣誠衰老當避賢者路無佗
意也三年正月章再上不允加銀青榮祿大夫三
月歷舉朝賢之可代已者求去甚力上爲感動中
使宣旨朕初即位首命卿入政府繼遷相位以卿
習於典故處事詳雅春秋雖高而神明未衰故且
以機務相勞今去意既堅不得不俯朕以從卿耳
明日入辭詔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公退居上所
以待之者不少衰朝廷有大利害則遣使者就訪
之六年南鄙用兵上以山東重地須大臣鎮撫之
手詔起公判濟南府山東東西路宣撫使便宜行
事公爲之布教條問民所疾苦貸逋賦以寬流亡
假閒田以業單貧戍邊郡者戒之以守疆埸毋敢
妄動莅州郡者戒之以省符牒毋敢妄擾經畫既
定即移文有司乞還鄉里上優詔許之仍加崇進
以榮其歸七年冬十月寢疾一日令吳湯沐洒掃

庭內曰吾將逝矣命子益執筆書遺戒子孫以
貴薄尚儉而已尋薨春秋七十有四上聞之震悼
輟視朝賻贈加等祭葬皆用詔書從事有司攷行
謚曰文貞仍贈開府儀同三司以八年二月舉公
之柩葬於青太里北原之先塋壽國夫人劉氏祔
焉大安元年詔繪公像於衍慶宮配享章宗廟庭
公資朴直不自表襮自少日便能以沉默自養平
居不妄言笑事親孝待昆弟有禮與人交不苟合
太夫人喜家居留官下者未嘗久每一書示至公
必望拜庭下欷歔流涕而後發左右皆爲感動夫
人前蒙章宗敬有所賜再拜謝不敢當歡居終身
兩童子自隨侍婢不得至其前閒居鄉縣而父老
將敷布本之好初不以名位自居仕宦五十年在
州縣則治化精淨不事科斂而人有展愛之實在
朝廷則切於論列有不便於民者必委曲道之雖
理若訐直而辭氣容貌不失其爲大臣之體天定
之治近古所未有紀綱法度備具周密公往相位
謹奉行而重改作得守文之體故能不動聲氣而
天下陰受其賜古所謂月計不足歲計有餘者於
此見之故嘗論公平生所言者不勝載而繫於廢

與存亡者有二事爲立后二括田立后難於從而章宗從之括田不難於從而竟不聽其後武夫悍卒倚國威以爲重山東河朔上腴之田民有耕之數世者亦以冐占奪之兵日益驕民日益困養成癰痤計日而潰貞祐之亂盜賊滿野向之倚國威以爲重者人視之以爲血讐骨怨必報而後已一顧盼之頃皆狼狽於鋒鏑之下雖赤子不能免蓋立后之事在庭之臣皆以爲不可獨上以爲可故公之言易爲力括田之事上下皆以爲可而公獨以爲不可故難爲功以一言之不相入其禍果有不可勝言者是不獨在公爲遺恨異世相望亦當有太息而流涕者嗚呼豈非天耶銘曰

留侯授書三 往鷄鳴濟北有期延祠嘉平神物不亡時出効靈穀城之張帝傳載生帝傳維何文貞壽公木訥之剛朴曾之忠以靜而應以介而通惘惘無華安事勇功郎署擢長憲臺進貳相業之良與陵所試大定之治講若畫一公如曹參守而勿失守而勿失民以寧謐賜則陰受跡容致詰皇天生之曷不成之孝孫受之曷不究之在昔所難在聽思聰烏群於前孰知雌雄兵以農戰國從本固

皮之不存毛將安傅一言之微邦可以興作法於
貪敵將曷勝悔閔後及忠無前寇我思古人咬而
莫助黃山之陽喬木蒼蒼公墓有碑千載滂滂

○王黃華墓碑

泰和壬戌冬內翰王公卒於京師道陵雅知公家
無餘財將無以爲葬也詔有司賻錢八十萬以給
襄事求生平詩文藏之秘閣未幾以御製詩賜其
家其引云王遵古朕之故人也乃子庭筠復以才
選直禁林者首尾十年今茲云亡玉堂東觀無復
斯人矣其家以遺文來上尋繹之久良用愴然而
其詩有天材超邁無憋琬琰之句蓋公門閥人品
器識文藝一時名卿材大夫必有出其右者上意
亦恨其得之晚而用之者百未一試也故殷重嗟
惜之如此公諱庭筠字子端姓王氏家譜載其三
十二代祖烈太尉祁人避漢末之亂徙居遼東曹
公特徵不應隱居終身其後遼東亦亂子孫散處
東夷十七代孫文林仕高麗爲西部將歿於王事
又八世曰樂德居渤海以孝聞遼太祖平渤海封
其子爲東丹王都遼陽樂德之曾孫繼遠仕爲翰
林學士因遷家遼陽繼遠孫中作使咸勤避大林

延之難遷漁陽戚餙孫六宅使恩州刺史叙寧遷
白寶六宅生永壽居韓州遼天慶中遷蓋州之熊
岳縣遂占籍焉永壽之長子政事金朝官至金吾
衛上將軍建州保靜軍節度使保靜之中子遵古
字元倜正隆五年進士仕爲中大夫翰林直學士
文行兼備潛心伊洛之學言論皆可紀述明昌應
詔有昔人君子之目子孫以昔人名所居之山而
君子名其泉所爲志也中大夫四子庭玉庭堅次
即公太師南陽郡王張公浩之外孫生未朞視書
識十七字六歲聞父兄誦書能通大義七歲學詩
十一歲賦全題讀書五行俱下日記五千餘言泳
郡王公翛然風骨孤峻少所許可見公以國士
許之弱冠擢大定十年中科釋褐承事郎恩州
軍事判官臨政即有能官之譽郡民鄒四者謀爲
不軌事覺逮捕千餘人而鄒四者寘匿不能得朝
廷遣大理司直王仲軻與公治其獄公以計獲鄒
四分別註誤坐預謀者十二人而已再調館陶主
簿公蚤有重名天下士大夫聞風采謂當十日九
遷乃今碌碌常選限於賢愚同滯之域簿書期會
隨俗俯仰殊不自聊繼甫滿單車徑去中居隆慮

周氣山川以鍾四山横截千里隱然如臥龍起磅
礴天半黄華至倉般門脈之首脊肋屈皆則而黄
華峭拔迤邐秀之氣山有慈明覺仁二寺上下相
去不半里所四北鏡臺直鶴趙洪之懸流幽林空
谷萬景空集一水一邨皆堪賞玩物頭枕處地外
不可一日居也乃置家相下買田隆慮借二寺以
栖息之地時往嘯詠若將終身焉晉人庾衮隱居
義陽僅見於傳記黄華雖勝絶而近代無所知名
至於高賢題詠亦罕及之自公來居以黄華山主
自號茲山因之榮出太行之上人境俱勝於公見
之山居首復十[illegible]及釋老家尤所[illegible]
明昌初用[illegible]
文字同知制誥[illegible]
爲鄭州防禦判官承安初[illegible]
幾至不起四年起復應奉翰林文字泰和元年復
翰林脩撰尋擢秋山應制賦詩並三十餘首寵眷
優異蓋將大用暮年權此不幸春秋五十有二實
二年十月之十日也官止孝移郎緋衣銀魚夫人
張氏亦太師太孫子男三人萬安萬孫萬吉皆早

幸女三人長曰徵淨幼爲女官公後後以能詩召見特加敬異次曰琳秀入侍掖庭季女幼在室公既無子以弟庭淡之次子萬慶爲之後以蔭補官至行尚書省左右司郎中文章字畫能世其家孫某曾孫某尚幼公儀觀秀偉善談笑俯仰可觀外視若簡實人初不敢與之接一見之後和氣津津溢於顏間殷勤慰籍如恐不及必有可取極口稱道他日雖百負之亦不恨也從之游者如輔溫虞跨元亨張晉卿李公度所引見者如閑閑趙公內翰馮公鶴山李公皆爲文章鉅公下者猶不失爲名士世以知人許之爲文能道所欲言如文殊院斷琴飛未積雪賦及漢昭烈廟碑文等辭理兼備居然有臺閣體裁暮年詩律深嚴七言長篇尤以險韻爲工方之少作如出兩手可爲知者道也有彙辨十卷文集四十卷傳於世世之書法皆師二王魯直元章号爲得法元章得其氣而魯直得其韻氣之勝者失之奮迅韻之勝者流爲柔媚而公則得於氣韻之間百年以來公與黃山谷閑閑兩趙公人俱以名家許之畫鑒既高文嘗被旨與舅氏宣徽公汝霖品第秘府書畫因集所見及士大夫

家藏前賢墨蹟古法帖所無者摹刻之号雪溪堂帖一十卷至於筆墨游戲則山水有入品之妙墨竹殆天機所到文湖州以下不論也每作一幅必以千文爲號不肯輕以予人閑閑有上公詩云李白一杯人影月鄭虔三絶畫詩書馮内翰抗章云詩名摩詰畫絶世人品右軍書入神人以爲實録云癸丑夏六月某客燕中萬慶爲言先公之殁四十餘年矣南北喪亂初無歸願之望衰年乃得灑掃墳墓丘木已老而旌紀寂寞某死不得瞑目矣今爲筆於予幸有以惠顧之某不敏自初學話先大人教誦公五言志學以來知慕公名德蓋嘗夢寐見之雖不迨指授至於不腆之文亦從公沾丐得之已嘗不自揆度爲先正壽國文貞張公閑閑趙公内翰文獻楊公碑矣有知我公乃不得著金石傳來文頗安於逃責乎乃勉爲論次之而係以銘銘曰

山立兮楊侯元精兮當中冠名士兮中朝何隱隱兮隆隆明昌天開之治昭融婉孌龍姿孰雲之從望公脩門劒珮從容行人會盟常伯秩宗閒燕論思袞職弥縫顧曷任弗勝而鉛槧是供生材實難

閒氣所鍾有物妃之隨以禍攻白駒忽其過隙方欲歷九關而上通詩至夔州而僊文以潮陽而雄假公歲千寧阨必窮研摩於韓杜之後宜愈困而愈工養吾稼而先代果奚貴乎楠松謂公不遇耶獨簡在乎淵衷謂公爲遇耶方積絫之爲功畀鎡基而奪之而無庸計夫乖逢馬鬣兮蒿蓬摧熊嶽兮天之東望倒景兮不及抱明月兮長終澤畔行吟俯水伯之幽宮裴回故都而不忍訣鴞孤憤於迴風謫傳長沙蠹賊內訌邈前席之不再俄古書之告凶貴大患若身兮羌今昔之攸同我作銘詩并以慰公使不幸而爲屈賈其何以釋玄壤之遺恫

沁州刺史李君神道碑

君諱楠字濟川姓李氏系出隴西唐末其遠祖官汴梁石晉之亂流寓遼之北京是爲大定府金朝取遼有昭信校尉諱福者逃亂雲中生子考直爲汴京行臺令史仕至明威將軍究丘令即君之考也究丘嘗尉淄川樂其風土遂爲淄川人路孟州宣叔撰墓碑述先世之德備矣君年十六以蔭補轉運司押逐官時正隆南征在所冦盜充斥及歲

終受代間關還待下人以其年甫成童而能自樹立甚嗟惜之九三歷酒官遷忠武校尉君幼學頴悟雖已在仕籍所以爲舉子計者不少輟三赴省試皆入優等嘗以所業見鄭內翰景純景純大爲弊異謂君言吾子必名世吾鄉爲不乏人矣俄登大定十九年詞賦進士第換承務郎調歷城主簿改積石州軍事判官積石邊郡羌渾雜居君撫治有方人甚安之遷范陽令召補尚書省令史章宗以原王領省事愛君占對詳明審當每咨事退目送者久之終更留再考未幾除吏部主事陝右旱甚詔君乘傳問民所疾苦君至關輔馳奏百姓苦饑當議有以賑貸之未報即開倉賑貸所全活不勝計朝廷以爲知權不罪也改太府監丞兼職常四五朝譽既著蓋將大用矣明昌三年以歲歉流乏者多故田野不闢詔君充山東東西路勸農副使君遍歷郡縣勸課備至世官有墮窳者率真決之徭役害農務者以便宜罷之是歲山東爲之有秋使還授中都路轉運副使京都承平日久經費倍大定間一時府庫充實君有力焉丞相軍北衍轉運司例以正員督餽饟同列方以從軍爲憂而君

自請爲宰相重君之行爲改檄他員五年召授沁州刺史兼知軍事陛見之日有詔朕比欲以郡守命卿有司以卿資淺未當得郡朕識卿舊故有此授卿宜悉力爲民以稱朕意政成即召卿矣朝貴重君材其行也祖道都門冠蓋塞路見夕太夫人張氏無疾而歿乃扶護還鄉里君天性純至初赴積石太夫人以六盤路險登頓殊甚山外高寒非老人所堪故留居鄉里君在官一年即以長告歸侍年過五十每遣遠庭闈惻然有孺子之慕至是哀感過甚殆無以自存食飲淡薄且不以時進比葬柴毀骨立竟用是得疾以某年月日春秋五十有五終於服次隨以某日奉君之柩祔于某原之先塋執紼之人傾動州里行路爲之悽愴其誠孝之所感如此君自就學即以和雅自將究丘袞官剛嚴君從容諫止以故多從寬厚歷中外餘十五年廉正敬慎超出倫等又廿六行已之所以移於官者也其登科時御題易無體同年生六十人自甲選張行簡至黃士表賦學家謂人人可以魁天下程卷皆鏤木以傳九仕宰相數人刺史節度殆過其半人以比前世龍虎榜至論孝弟忠敬尚以君

爲稱首云先娶沂州蒲氏再娶錦州張氏武安軍
節度使臨海老人子雲之女再娶宛平王氏忻州
刺史子正之女皆封某郡君子男二人長國瑞試
補禮部令史再任南陽縣令以惠愛見稱次子國
維與定五年進士歷符離葉令淳正古雅爲時聞
人女二人長適山東東路總管判官徒單喜僧次
適南京廣盈倉副使趙思孫男女皆尚幼銘曰
處爲儒先出曰吏師明昌名臣道陵所咨至性董
然既厚其資於濟事也權於及民也慈永錫爾類
從古有辭人子養親易失者特含飴弄孫爲樂不
貳聖善所宜祔豈我私誰爲隙駒忽其峻嶸瞻
玄堂泣涕漣洏及母下泉尚慰我思孰物之尸孰
命之司曷畀之者全而不以宛施伐石西山勒我
銘詩是惟純孝李君之墓過者式之

遺山先生文集十六卷終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碑銘表誌碣

閑閑公墓銘

唐文三變至五季衰陋極矣由五季而爲遼宋由遼宋而爲國朝文之廢興可考也宋有古文有詞賦有明經抑模歐蘇諸人斬伐俗學力百而功倍起天聖迄元祐而後唐文振然似是而非空虛而無用者又復見於宣政之季矣遼則以科舉爲儒學之極致假貸剽竊牽合補綴視五季又下衰唐文奄奄如敗北之氣沒世不復亦無以議爲也國

初因遼宋之舊以詞賦經義取士預此選者選曹以爲貴科榮路所在人爭走之傳注則金陵之餘波聲律則劉鄭之末光固已占高爵而鈞厚祿至於經爲通儒文爲名家良未暇也及翰林蔡公正甫出於大學大丞相之世業接見宇文濟陽吳深州之風流唐宋文派乃得正傳然後諸儒得而和之蓋自宋以後百年遼以來三百年若党承旨世傑王內翰子端周三司德卿楊禮部之美王延州從之李右司之純雷御史希顏不可不謂之豪傑之士若夫不溺於時俗不泊於利祿慨然以道德仁義性命禍福之學自任沉潛乎六經從容乎百家幼而壯壯而老怡然渙然之死而後已者惟我閑閑公一人公諱秉文字周臣姓趙氏閑閑其自号也世爲磁州滏陽人祖諱某用公貴贈正議大夫上輕車都尉天水郡伯考諱某贈中奉大夫上護軍天水郡侯李右司誌其墓述先世以來詳矣公幼穎悟讀書若夙習弱冠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調安塞簿以課最遷鄆邱令再遷唐山丁郡侯憂用薦者及提刑廉舉起復充南京路轉運司都句判官丁太夫人某氏憂又用薦者起復應奉翰

林文守同知制誥上書論宰相胥持國當罷宗室
守貞可大用又言刑獄征伐國之大政自古未有
君以爲可大臣以爲不可而可行者坐譏訕免官
未幾起爲同知岢嵐軍州事轉北京轉運司度支
判官承安五年冬十月陰晦連日宰相萬公入對
上顧謂萬公言卿昨言天日晦冥亦猶人君用人
邪正不分者極有理趙秉文曩以言事降授聞其
人有才具又且敢言朕非棄不用直以北邊軍興
姑試之耳泰和二年改戶部主事遷翰林脩撰考
滿留再任衛紹王大安初北兵入邊召公與待制
趙資道論邊備公言今大軍聚宣德宣德城小列
營其外夏暑雨器械弛敗又且病退秋敵至我不
利矣可遣臨潢一軍擣其虛則山西之圍可解兵
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所必救者也王不能用其
秋宣德以敗聞十月出爲寧邊州刺史二年改平
定州前政苛於用刑盜賊無大小皆棓殺之聞赦
將至先棓賊死乃拜赦而盜愈繁公爲政每從寬
恕不旬月盜賊屏跡終任無犯者歲飢出俸粟爲
豪民倡以賑貸之賴以全活者甚衆及受代老幼
攀送戀戀不忍訣已出郭復遮留之再三乃得去

入爲兵部郎中兼翰林脩撰俄提點司天臺崇慶
二年春太白經天公上奏歲八月當有人更王之
變當國者以爲妖言置章不通及期王出居衛邸
如公言俄轉翰林直學士貞祐初公言時事三一
遷都二導河三封建大略謂中國無古北之險則
燕爲近邊車駕幸山東爲便山東天下富強處也
且有海道可通遼東接上京來有國時河水常由
曹濮開滑入名東平滄景會獨流入于海今改而
南由徐邳水行處下視堤北二三丈有建瓴之便
可使行視故堤稍脩築之河復故道則山東河南
合敵兵雖入可阻以爲固矣三代封建外裔不能
得中國之利秦罷諸侯而郡縣之無虞禍而有不
及其之禍喻如秦銷鋒鏑今民間不得載弓矢是
也墮名城今腹內州軍不置樓櫓是也在承平日
若無患及其弊則天下有土崩之勢秦之勝廣漢
之張魯唐之安史皆是也房琯因祿山之亂請出
諸王分置諸道祿山聞之曰天下不可得矣今就
不能復三代之故亦宜分王子弟置諸道節度則
是山東有大河之險有維城之固而無燕近塞之
憂一舉而三者得矣明年上書請爲朝廷守殘破

一州上以公宿儒當在左右不宜禁外不許四年除翰林侍講學士明年轉侍讀與定中拜禮部尚書兼前職同脩國史知集賢院事又明年知貢舉坐爲同官所累奪一官致仕有旨以卿嘗告老今遂之也公家居上所以禮遇公者不少衰時遣中使問卿精神何如往年不數日復起爲禮部尚書兼官如故入謝上曰卿春秋雖高以文章故須復用卿公亦以身受厚恩無以自効願爲天子開忠言廣聖慮每進見從容爲上言人主當儉勤慎兵刑所以祈天永命者上嘉納焉今天子即位公再以年乞身改翰林學士脩國史公以上嗣德在初當日親經史以自裨益進無逸直解貞觀政要申鑒各一通開興改元北兵由漢中道襲荆襄京師戒嚴上命公爲赦文以布宣悔悟哀痛之意公指事陳義辭情俱盡城下之後國家所以感人心作士氣者公與有力焉時公已老日以時事爲憂雖食息頃不能忘每聞一事可便民一士可擢用大則奏章小則爲當路者言殷勤鄭重不能自已竟用是得疾以夏五月十有二日春秋七十有四終於私第之正寢時軍國多故賻恤不及大夫士相

弔問閭細兵亦知有邦國殄瘁之歎越二日權殯
開陽門外一百步有待也積官至資善大夫勲上
護軍爵天水郡侯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先娶
劉氏再娶郭氏並封天水郡侯夫人前公卒子男
一人名似待闕御史臺椽女三人長劉出也嫁汝
州推官高可約次嫁衛州行部郎中石玠季嫁肖
知管差除令史張復三婿皆名進士也所著易藂
說十卷中庸說一卷揚子發微一卷太玄箋贊六
卷文中子類說一卷南華略釋一卷列子補注一
卷刪集論語孟子解各一十卷生平文章號滏水
集者前後三十卷資暇錄十五卷公嘗觀佛老之
說而皆極其指歸嘗著論以爲害於世者其教耳
又其徒樂從公游公亦嘗爲之作文章若碑誌詩
頌甚多晚年錄生平詩文凡涉於二家者不在也
大槩公之文出於義理之學故長於辨析極所欲
言而止不以繩墨自拘七言長詩筆勢縱放不拘
一律律詩壯麗小詩精絶多以迫體爲之至五言
則沉鬱頓挫似阮嗣宗真淳古淡似陶淵明以它
文較之或才近也字畫則有魏晉以來風調而草
書尤驚絶殆天機所到非學能事今宣徽舜卿使

河湟夏人多問公及王子端起居狀朝廷因以公
報聘已而輟不行其爲當時所重如此公之葬也
孤子以以其問公門下士未速銘因考公平生而
竊有所嘆焉道之傳可一人而足所以弘之則非
一人之功也唐昌黎公宋歐陽公身爲大儒繫道
之廢興亦有皇甫張曾蘇諸人輔翼之而後挾小
辨者無異談公至誠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主盟
吾道將四十年未嘗以大名自居仕五朝官六卿
自奉如寒士而不知富貴爲何物生河朔鞍馬間
不本于教育不階於講習紹聖學之絶業行世俗
所背馳之域乃無一人推尊之此文章字畫在公
爲餘事自以徒賁日力者人知貴之而不知貴其
道歟桓譚有言凡人賤近貴遠親見揚子雲故輕
其書若使更閱賢善爲所稱道其傳世無疑譚之
言今信矣然則若公者其亦有所待乎銘曰

道統中絶力任權御一判藩籬倒置冠履公起
河朔天以經付挺身頹波爲世砥柱優柔而來
饗飫而趨春風舞雩如望趨步心與理叶默以
言寓發道大全初莫我助大夜而旱大夢而寤
乾端坤倪軒豁呈露致知力行開物成務在德

爲柄在治爲具吾道非耶而以文遇足已無待
特義不懼憂國愛君華首孫固藏書名山京師
其副後禮樂興當表公墓

朝散大夫同知東平府事胡公神道碑

公諱景彝字彥高姓胡氏其先威州人曾祖智避
靖康之亂遷武安遂占籍焉祖益家累鉅其　父
諫之讀書涉獵經史工於書翰輕財好施不責報
償秋冬之交量以布絮散寒者仍作糜粥以食之
歲以爲常趙魏間稱績德者莫不以胡氏爲稱首
云正隆南征以良家子從軍載國子監書以歸因
之起萬卷堂延致儒士門不絕賓儒素起宗實兆
於此後以第四子浩官五品贈宣武將軍考仲溶
嗜讀書不以世務縈懷大定初兩赴進試不中即
以詩酒自娛竟用是得疾甫五十而歿用公貴贈
朝列大夫安定縣子公幼有至性十歲喪父哀毀
成疾嘗泣謂其母孔氏言吾父不幸早世兒誓當
學以成吾父之志孔夫人有賢行所以作成其子
者爲甚力故公十五知屬文弱冠有聲場屋間年
二十擢大定二十五年詞賦甲科釋褐海州軍事
判官用提刑司廉舉特旨陞即墨令縣治瀕海土

堯而俗惡公清介自律人莫敢犯一新珥筆之舊縣界多世官侵愁細民累政以爲苦及是有以牧馬傷民田者公深治而痛繩之強暴爲之帖然初縣廨在古城之隅爲妖狐所擾狐晝伏夜出變化狡獪或爲獄卒縱遣囚繫或爲官妓盜驛傳被襆媚惑男女有迷亂至死者民無如之何及公有火奉之餘五十年矣公下車問知所以然顧謂同僚官舍所以居賢今令不得居而狐得據之耶時屋空已久頹地殊甚即命完葺之明日即聽事理務撫暮張燭而坐夜參半狐鳴後園中一唱百和少頃群傲周匝起咆哮如欲搏噬大狐據地而吼如欲搏噬然卒伍散走投死無加公安坐不爲動而狐亦不敢前良久稍稍引退如是者三日遂不復來後十餘日傳一女奴歌舞跳躍狂若寐語公以朱書迫逐之置奴敎問奴即知人明日尉自巡邏還遭群狐數百由縣東南而去狐禍遂絕縣民以公爲神刻石頌德李右司之純之文也秩未滿用提刑司薦遷河南府推官嫗師逆強寇十數輩尹以下謂此寇爲民害久亟欲除之公疑縣所送者皆平民爲緩其獄尹怒強出因於市且以稍緩讓公公執

議之次忽有馳報𡨋師獲正賊者尹慚謝即日上
書薦之就除太原推官未赴召爲大興推官時道
陵新即大位留意庶獄勑尚書省吾往判大興獄
犴填滿推官雖小職尤難其人可選文臣公平審
慎者充宰相以公爲能故有此授公涖職不三月
以獄空聞詔錫宴以寵之俄改上京等路提刑司
判官秩滿以稱職超授西京路轉運副使寸內艱
服除爲國子監丞兼戶部員外郎未幾改同知遼
東路轉運使事本路稅額以牛頭徵者積數百萬
石多有名無實無所從出而重爲主典者之累公
躬自閱實無有欺抑者凡樁配之數悉從蠲貸在
所倉官坐傷耗而礙銓調者率以新官代之旬月
入爲刑部員外郎東平人名同時有告人謀反者
朝廷以戶部員外郎蘇某鞫獄大名而東平則以
公決之蘇宏吏專事榜掠囚不勝慘毒皆自誣服
株連者以千數公至東平有司供獄具至有蝎籠
大匱之屬公歎曰斷獄以情奚以此爲哉引告者
諦審之十日而後其情得告者搏顙自恨言所以
誣罔者獄既具止反坐此人而已東平尹率其屬
勞公曰非使者忠愛三千人之命誰當續之百姓

議之次忽有馳報嫗師獲正賊者尹慚謝即日上書薦之就除太原推官未赴召爲大興推官時道陵新即大位留意庶獄勅尚書省吾往判大興獄犴填滿推官雖小職尤難其人可選文臣公平審慎者充宰相以公爲能故有此授公涖職不三月以獄空聞詔錫宴以寵之俄改上京等路提刑司判官秩滿以稱職超授西京路轉運副使寸內艱服除爲國子監丞兼戶部員外郎未幾改同知遼東路轉運使事本路稅額以牛頭微者積數千萬石多有名無實無所從出而重爲主典者之累公

第自閱實無有欺抑者凡樁配之數悉從蠲貸在所倉官坐傷耗而礙盐調者率以新官代之旬月入爲刑部員外郎東平人名同時有告人謀反者朝廷以戶部員外郎蘇其鞫獄大名而東平則以公決之蘇法吏專事榜掠囚不勝慘毒皆自誣服株連者以千數公至東平有司供獄具至有蝎籠大匱之屬公歎曰斷獄以情奚以此爲哉引告者諦審之十日而後其情得告者搏頰自恨言所以誣罔者獄既具止反坐此人而已東平尹率其屬勞公曰非使者忠愛三千人之命誰當續之百姓

焚香拜送連延百餘里焉爲不得前及奏上道陵
喜曰胡景茲處置稱朕意矣大名之獄獨無寃乎
隨以它使者覆之蘇竟以罪去而公之朝譽由是
益隆泰和六年以選爲上京東京等路按察司簽
事陛辭以例言三事然皆天下之大計非例所當
言者其一天子之職在擇相相得人則垂拱而治可
也其二今皇嗣未立宜肅正六宮以廣繼嗣之路
時元妃李氏專寵其宗有威福之漸外臣有貪緣
至宰相者故公爲上言如此不報改同知鎮西軍
節度使事屬歲旱公禱而雨明年郡國蝗中使四
出掩捕獨公所治近城三十里無有也樓煩報蝗
入縣境公馳至禱於后土祠言罪在守令幸無毒
平民願殄之際蝗去無留者衛紹王大安初擢坊
州刺史公老於吏事布宣教條恩威並著旬月之
後但臥治而已俄改解州刺史坊人攀送哭泣而
去踰年遷同知東平府路兵馬都總管事以崇慶
二年五月日遘疾春秋五十有九卒於雒陽之傳
舍積官朝散大夫上護軍安定郡開國伯食邑七
百户後幾日葬於某所之先塋娶馬氏封安定郡
君婦德母儀中表以爲法後公幾年卒子男三人

長曰德琎正大四年進士儒林郎富平縣主簿次
德琚早卒次德琳以公廕爲禮曹掾文二人長適
刑臺焦日新封中山縣君次適洧川楊振文封弘
農縣君孫男三人祚遵祚承祚畏公美丰儀善談
論臨事剛嚴人莫敢犯至於推誠接物則慈祥愷
悌唯恐不及族屬餘百口同居迨公四世公卹睦
之小大無間言從弟義幼孤賴公教督繼擢高第
舊制文資官例提舉學校故公所在必課諸生學
委曲周至終始如一前後三知貢舉凡置在優等
者皆奇俊宏傑之士士論以得人許之歲丙申方
迎郭德德壽方爲府從事謂其言先人棄養將三
十年貞祐之亂倉皇南渡顧瞻先壟有旌紀叙實
之感迨今北歸先夫人之柩從祔有日誠得吾子
銘而志之以俟百世之下不肖孤死不恨矣敢百
拜以請某不敏嘗聞公於曹徽君子王子王公卿
畢知公爲詳以爲公無他過人但能充孝弟之性
而已古有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君家理故治
可移於官又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信斯言也公
可以無媿矣銘其銘曰
地天而人泰山微塵不以元氣淵綜之奚取于

恥馬之身元氣絆何由孝而作眉効一官大或
秉鈞民吾同胞忍坐其親惟悉聰明而致忠
愛故所過者化而存者神上下同流何有乎獸
伏而烏馴閭閻及馬不足以謂之能柱後惠文
不足以謂之循我思胡公煖然而春欝彼佳城
志以貞珉千年而見白日尚知爲棄和之名民

寄菴先生墓碑

道陵承安中賊臣胡沙虎弑大興先生爲府推官
虎方諂事中貴竊弄威柄內則以姦佞固主恩外
則敢動奮勢以刼制天下同列有一事不相叶一
語不相入者不陷之死地則排諸遠方故時人視
之猶蛇虎鬼魅疾走遠避之不暇先生直前徑行
初不爲死生禍福計每以公事相可否至絲髮不
少貸又摘其陰事數十條將發之私謂所親言此
人口無所不能言手無所不能爲政恐寧我負人
終成噬主之狗虎篡者也平居順指氣使無不如
意乃今爲一書生所軒輕積不能平乃先以非罪
誣染之凡可以中傷者無不至先生守之益堅抗
之者愈力如是二年既無可撼推乃奏之上前謂
先生於種人有奴視之傲頼上雅見知諸爲不得

行盖自承安迄至寧之弑前後二十年朝臣非無
剛稜疾惡不畏強禦之士然敢與此賊角者惟先
生與尚書左丞張公行中二人而已先生講其字
平父姓李氏系出唐明皇帝歷五季宋末之亂譜
諜散失無可攷案靖康初先生之祖玘自濟南齊
河避亂鎮州僑寓一名醫家遂傳其學生子拯從
居藁城仍食先業資樂易多伎能所居置病寮過
客及貧無以爲資者秉謁醫湯劑糜粥必躬親之
病既平又量爲道途之費以給之賦詩飲酒談玄
講道優游以壽終後用先生貴贈奉訓大夫先生
即奉訓君之第二子也年十五奉訓君仍以家學
授之學既成一日診一病者而心有所疑乃悔曰
吾寧當以人命試吾術即於是改讀律已而又以
法家少思與前療病無異也即盡棄故學一意讀
六經學爲文章二十得解住府庠移籍太學試補
河北東路提刑司書史登明昌二年詞賦進士第
釋褐棄城丞吏畏民愛雖老於從政者莫與爲比
縣舊多盜先生治之有方皆相率爲平民以政迹
陞遼東宣風令改薊州盧龍丁太夫人張氏憂起
復遷州涉縣令縣之水去城十五里所汲澗泉以

併數雖流離之餘不敢遺棄人用是多病先生行
視西山得美泉度地之高卑將引致之先以便宜
白於州然後籍丁爲渠庶民樂於赴功不兩旬而成
近郭數千家坐獲膏潤之利鄉大夫洎其父老相
與立石用詑於他邦入爲尚書省令史終更宰相
議留再考先生力以疾辭授大興府推官轉河北
東路轉運司都句判官不一歲遷遼東路鹽使舊
例使副判官分辦歲額而通比增虧考滿坐爲同
官所累降太常博士兼秘書省校書郎至寧元年
春遷同知靜難軍節度使事時西北兵已動先生
以邠城頻北爲憂謀之州將爲沒案計不合欲聞
之朝俄改同知許昌軍節度使事比到許下聞夏
入入寇邠已陷官屬虜而西矣秋八月改山東西
路兵馬副都總管東平府治中制下三日賊虎弑
逆自署太師尚書令澤王專制除拜先生即日以
疾告徑歸陽翟築屋潁水之上名之曰寄庵因以
爲號先生通悟多智學有原本明於析理而勇於
赴義中值大變知世事無可爲故一切以蒙晦自
居浮湛里社將二十年卒定元光之間先生蓋已
老矣某歲某月日春秋六十有七終於總所先生

若作詩律切精敏於其為人能為[illegible]輪子端周
員外徒郎翰禮部郎屏[illegible]李右司[illegible]所激賞字
畫得於藝[illegible]之間書入神品[illegible]至到當世推為
第一所在求謁者繼素填積隨日月先後償之謂
之畫債至於星歷占卜釋部道流稗官雜家無不
臻妙弦歌棊槊在它人以一技自名者皆其餘事
也臨終預剋死期戒家人勿遽哭果如期而逝家
人哭不禁良久開目云戒汝勿哭令我心識散亂
言訖復瞑其明了又如此先娶里中郝氏再娶棗
城劉氏王娶河間王氏有道敏修字玄素娶太興
崔氏吳州倅長卿之孫子男三人潤方山袖分窯
治官劉出也次曰洽自幼有文章至正大中收
世科徵事郎長陵主簿主出也次曰潤崔出也女
二人皆嫁士族自[illegible]某月孤子洽自陽翟護先生
之柩歸葬於欒城某原之先塋葬有日再拜涕泗
謂門下士元某言先人諸孤唯洽僅存兵革流離
不得以時歸祔獲罪神明無所於死唯先人不大
用於世故事業無聞若夫才德之懿問學之博志
節之堅鑒裁之公則不可不白見於後今表墓有
石吉子盍以所聞見者為我書之某竊自念宿自

南渡以來登先生之門者十年先生不鄙其愚而
不肖與之考論文藝商略古昔人物之流品世務
之終至問無不言言無不盡開示期許皆非愚幼
不肖所當得者今得屬辭比事以相為後顧以不
獲為恨其何敢辭唯是駑劣老矣無聞其何以先
聞精微信示久遠雖義不可辭而又有不敢不辭
者因起拜謝不敢當治重以大誼要責以為得先
人所知者多矣孰者吾子之深與先人相從者多
矣孰與吾子之厚治不謀若實治之尤謀之或遠
於將訓賓於是不得終辭謹論次其事如右又系
之以銘銘曰

君子時中立不倚偏經緯萬方以心為權嗟維
先生中學之傳得之無息之久守以不磨之堅
承安玩威魚脫於淵虎守天門四顧垂延擊伏
主臣且百且千曾是下僚敢相周旋虎奮其須
赤手往編恃義與存豈樂自捐禍逮至寧初服
歸田憤請討之無所寧與賊而同天人卻也而
我前人安也而我獨遷行無理遠止不義寒嗟
維先生其畀也全材不一能我則百馬量測則
閎籌計則賢藥石可以活國舟楫可以濟川抱

利器而莫之試竟匡坐而窮年一室圖書我歌
我絃處順安常無憾下泉伐石西山表先生之
阡孰能為世底柱如是之卓然

朝列大夫同知河間府事張公墓表

泰和初元妃李氏干預時政兄弟同在禁近聲勢
熖熖鼓動海內臺諫多以為言公時為監察御史
上書切諫至有妾上僭后夫人失位之語引援古
今陳說成敗皆君臣之間所難言者朝議韙之佗
御史有與公齊名者其後畏禍不終名節掃地而
公守河間得所以死而死身滅而名益著至今言
泰和名臣者唯公可以當之公諱公著字庸俊姓
張氏初名宇以夢非改焉世為太原陽曲人曾大
父甚知宋將亂隱居不仕大父祐好讀書尤長於
術數卜筮東山之大石谷自言却後三十年吾宗
當有文達者已而果然考諱某資稟寬緩輕財好
施以詩書慕酒自適後用公貴封朝列大夫生三
子公其季也初自童丱朝列君教之學長游府庠
即有能賦聲尋擢明昌二年進士第釋褐平遥丞
歷洛郊雲川二縣令補尚書省令史考滿留知管
差除以親老不就換都轉運司戶籍判官無幾何

拜監察御史元妃兄黃門喜兒嘗以水田事私請於公公以正義責之喜兒惶懼而退虎賊尹大興固寵負恃恣爲不法朝臣無敢言者公倡諸御史發其姦章十餘上章宗言胡沙虎定何罪但跋扈耳卿等不相容乃如此耶公同中丞孟鑄言聖明之朝豈容有跋扈將軍乎上爲之動容張仲淹以趨附宰相起家不十年至太興尹公薄其爲人衆辱之明日而仲淹死時人以爲慚憤致卒云扈從秋山車駕所經居民爲近侍所擾無所於訴公屏騎從著大帽行間中校大奴十數人擿貫爲之

斂手或相與詈而大帽者至矣其威望如此泰和四年以轉職遷同知震武軍節度使事丁太夫人郭氏憂起復都轉運副使改養南京路按察司事搏擊豪右發擿姦伏威惠並舉天下想聞風采遂有公輔之望衛紹王大安初授管州刺史朞年改景州兼漕運使丁朝列君憂起復陝西西路按察轉運副使宣宗貞祐二年改同知河北東路兵馬都總管兼河間府事特詔馳驛赴鎮不踰月河間受攻總管不能軍城遂陷公方在應辦局聞之大駭率城中壯士近千人督戰歿於陣中實十一月

二十六日也得年五十有一夫人李氏再娶曹氏
俱封清河縣君子男一人綱以蔭補官女四人皆
嫁士族男孫三人曰韋曰賁曰恒公天性孝友爲
宗族鄉黨所知歷三縣兩州當官剛果明於剖析
吏畏民愛有古能吏之風太原民羅小七夜殺數
人而考驗無迹三推不能決朝命委公鞫之一問
得情人以爲神明之政在所敦奬儒學留意風教
舊俗爲之一變起文廟于所居安生里社延致名
儒課子弟授業二姪經綸皆有聲場屋間繼擢上
第張氏遂爲河東文章宗鄉人至今榮之孤子綱

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所之先塋禮也歲閼逢秋
九月某客燕中繡以世舊之故徵銘於其曰自衣
冠南渡二十年之間無復歸願之望叔父墓木已
拱而旌紀寂寥不肖負釁蒙累死無以自贖誠得
吾子譔述以著金石傳永久則瞑目無恨矣敢百
拜以請某復之曰先大夫履正奉公惟義所在死
生禍福無所顧藉天下大夫士飽聞而厭道之果
得挂名表誌自託不腐鄉里晚生預有榮焉敢不
唯命是聽乃退而論次之而系之以銘銘曰
平易而长卓魯之近畏發姦擊強趙張三王之

所以神此在公爲一節固已無望於時之人若夫確固而不移質直而無文直前徑行唯義所存有言責則致其忠有官守則致其身名節凛然獨爲不二心之臣聞公之風益知節夫之不可以事君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碑銘表誌碣

內相文獻楊公神道碑銘

自孔子考四科及中人下上之次故孟軻氏於樂正子亦有二之中四之下之說蓋人之品不齊而論人之目亦不一方一鄉之士有一國之士有天下之士有一代之士分限所在不能以強人而人亦不能躐等而取之也維金朝大定已還文治既洽教育亦至名氏之舊與鄉里之英率由科舉之選父兄之淵源師友之講習義理益明利祿益輕

一變五代遼季衰陋之俗迄貞祐南渡名卿材大夫布滿臺閣若胥莘公和之之通明張左相信甫之朴直張太保敬甫兩趙禮部周臣庭玉馮亳州撫歐王延州從之李都司之純之儒學王尚書充之李都運有之兩楊戶部正夫叔玉李坊州執剛之吏能張大理晉卿之平恕商右司平叔之雅量許司諫道真陳留副正叔之直言極諫康司農伯祿雷御史希顏之剛稜疾惡累棄得人於茲為盛若夫才量之充實道念之醇平政術之簡裁言論之詳盡粹之以天人之學富之以師表之業則我內相公楊公其人歟。誠者以為中庸之大平治之。知河岳炳靈實生人傑。非若衍惕大之器如公者。曷足以當之。降材爾殊。取稱斯名。商略前後。擬倫名勝。惟其視千古而無媿。是以首一代而絕出。然則元光正大以來。大夫士推公為中朝第一。而不以百年計之者。知公為未盡歟。公諱雲翼字之翼。楊氏其先贊皇之檀山人。六代祖忠客樂平遂占籍焉。曾祖處士君青嗜讀書而不事科舉。嘗誨其子孫言聖人之道無它。至誠而已。誠者何。不自欺之謂也。盍誠之一物。存諸己則忠。充諸人則恕。

是道也出於人心誰獨無之然今山野小人有能行而世之才智士大夫或有愧焉吾百不及人獨此事不敢不勉耳若等能從吾言真吾子孫也祖郁用公貴贈正議大夫祖妣宋氏追封弘農郡太君考恒累贈中奉大夫妣李氏弘農郡太夫人公資穎悟初學語輒畫地作字殆能記他生之習者八歲知屬對日誦數千言弱冠登明昌五年經義第一甲第一人進士第詞賦亦中乙科特授丞務郎應奉翰林文字考滿留再任丞安四年出為陝西東路兵馬都總管判官決獄寬平大為總管所

宗室長壽所知泰和元年召為太學博士丁內艱服除授太常寺丞兼翰林修撰六年南鄙用兵以本官從左丞揆軍駐汴梁明年授上京東京等路按察司僉事初宰相奏是職章宗先已識公即可其奏曰得之矣召見咨以當世之務稱旨及陛辭諭之曰御至宮下有所隸明當專達毋枉執事者又明年改上京臨潢等路按察司僉事兼本路轉運副使大安元年翰林學士承旨張行簡薦公才學優贍精於術數召授提點司天臺兼翰林脩撰徵兼禮部郎中帶慶元年以病得請歸鄉里貞祐

二年有司例上官簿宣宗閱之記公姓名起授前職兼吏部郎中三年超禮部侍郎兼提點司天臺充賜宋國歲元國信副使四年西北兵由鄜延內侵潼關失守朝議以兵部尚書蒲察阿里不孫為副元帥以禦之公奏阿里不孫言浮於實必誤大事不聽兵交而敗卒如所料六年遷翰林侍讀學士同脩國史禮部司天兼職如故有官官制入三品者例外除以卿遇事敢言議論忠到故特留之以便諮訪卿宜悉吾意也時右丞相高琪當國昵信小人多變舊章摧貨提舉王三錫奏請摧油高與主之甚力詔集百官議其事權戶部尚書宋頒天寵輩百餘人同聲贊可公獨引趙秉文時戩等主數人排其議謂果行此事是以天下通行之貨為摧貨私家常用之物為禁物自古不行之法為良法竊為聖朝不取也議遂格高琪怒公為異竟以事譴公公不之介也興定二年擢拜禮部尚書兼知集賢院事三年築京師子城役兵民數万夏秋之交病者相枕藉公提舉醫藥飲食躬自調護多所全濟城成進官一階四年改吏部尚書且有後命卿之間望尊矣令以遷曹授御宣振肅綱紀

盡華前無朕之情知當不止此耳公從政裁畫有
方凡軍興以來之果補官及以戰功遷授者事定
之後有司奇為程式或小有不合一切罷去公奏
從寬收錄旬月政成不動聲氣而姦吏為之縮手
朝譽歸焉九月上戶部尚書高夔及翰林學士
趙東文於內殿皆賜之半問以講和之策或以力
戰為言上俯首不樂者久之公徐以孟子事大事
小之說解之且曰今日奚計哉使生靈息肩則社
稷之福也今日奚計哉上色乃和十月改御史
中丞參宗堂承旨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事於京兆
事有不法者大臣以為言詔公就鞫之獄成逮奏
曰承旨所坐皆細事不足以累大臣然臣聞之向
西北二敵合兵來侵平涼以西數州皆陷承旨坐
擁強兵瞻望不進鄜延帥臣完顏合達者以孤城
當敵衝且能敗其前鋒合達之功如此承旨之罪
如彼願陛下明其功罪而賞罰之則天下知所以
勸懲矣自餘小末何足追咎承旨由是免官而合
達遂總機務五年以疾求解俾為禮部尚書兼翰
林侍讀學士六年四月改翰林學士元光二年復
申前請宣宗不得已許焉哀宗即位圖任舊人首

命公攝太常卿兵大元年後翰林學士某月詔集
百官議所以省費者公以為省費事小一戶部若
司農官足以辦似不足議相與陳事側軍政歲視
尚書省尚書出政之地政無大小當總其綱領付
外施行今軍旅之事宰相或不得預聞欲使軍民
利病兩不相蔽得乎故獨以此應詔二月復為禮
部尚書兼侍讀明年設益政院於內選取老成宿
德充院官極天下之選得六人而公為選首名為
經筵實內相也嘗召見公獨得賜坐且呼學士而
不名也初命講尚書公為言帝王之學不必知經
坐舉予分章析句但知為國大綱足矣因舉任賢
去邪興治問道興亂問事倉言逆於汝心有言遜
於汝志等數條一以正心誠意言之敷繹詳明上
聽忘倦尋進萬年龜鏡錄聖孝聖學之類凡二十
篇公見朝士廷議之際多不盡所欲言上下依違
寖以成俗一日經筵畢因言人臣事君之道有二
有所謂事君之禮有所謂事君之義禮不敢齒君
之路馬跳其身者有罰入君門則趨見君之凡杖
則起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受命不宿於家是皆事
君之禮人臣所當盡增也然國家之利害生民之

休戚。十在教諫之間。則向所謂禮者特虛器耳。君曰可而有否。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曰否而有可。獻其可以替其否。是言正論。期於益國補民而已。言有不從。雖引裾折檻。斷軼軔輪。有不恤焉者。當是時也。若姑徇事君之大義。阿合取容。國家何賴焉。上變色曰。非卿朕不聞此矣。公自興定元光間。病風痺。至是稍愈。上親問療之之術。對曰。無他。但治心耳。此心和平。則邪氣不干。豈獨治身。至于治國。亦然。人君必先正其心。然後可以正朝廷。正百官。遠近萬民。莫不一於正矣。上嘆

然知其為醫諫也。十一月。裏大和議成。遣其徽猷閣學士李弁來議互市及振危急者數事。數往返不能決。弁求大臣面論之。朝廷以公往議。乃定四年。知禮部貢舉。以考試勞心。遘疾。明年八月之七日。薨於私第。年五十有九。累官資善大夫。懿上護軍爵。弘農郡侯。謚曰文獻。聚其郡呂氏封弘農郡夫人。子男二人。長曰樸。前公卒。次曰恕。擢正天四年經義進士第。女一人。適其族。初公娶胥氏。左丞通敏公之孫。平章政事惠簡公之女。以事姑嘗有後言。即日弁去。不以相家子為難。待二

弟仲翼淑翼備極友愛家貲悉推與之至百負之而不恨嘗語人言昆弟之間若以昆弟待之則容有不可堪恐之事但當以父母待之耳或以為疑公曉之曰父母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兄弟非父母而何此念一生雖百世同居可也一姊適李氏既寡挈孤幼來歸公慶之官下在律疎屬及外親留住所滿百日則徙他郡避嫌公言之朝獨得不徙撫導二甥卒為名士其長庭簡者登上第公天資雅重自律為甚嚴而其待人者寬以約交分一定死生禍福不少變為天官為春官為翰長為奉

常文章與開閣公齊名世号揚雄高文大冊多出其手與貢舉三十年門生半天下而於奬借後進初不以儒宗自居所以教誘之者率君子長者之事益其所未盡而勉其所可致若言至戒或寓於款曲周密之間異時想聞風采若龍門之峻朗出天外及一被接紳下又恨造之之晚也平居無事左右圖史澹默無所營及嘗官而行或論列上前慨然以天下事自任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確乎有不可奪之節古所謂君子有三變者於公見之貞祐以後主兵者不能外禦大敵而取償於朱敬頻

歲南伐有沮其兵者不謂之與宋為地則疑與之
有謀進士至宰相於他事無不言獨論南伐則一
語不敢及公為太學博士泰和初建言便謂宋不
可伐國家之慮不在於未得淮南之前而在於既
得淮南之後蓋淮南平則江之北盡為戰地進而
爭利於舟楫之間我之勁弓良馬有不得騁者矣
彼若扼江為屯潛師於淮以斷饟道或決水以猪
淮南之地則我軍何以善其後乎及時全倡議南
伐宣宗以問朝臣公言朝臣多諛辟天下有治有
亂今但言治而不言亂國勢有強有弱今但言強
而不言弱其家有勝有負今但言勝而不言負此
議論之所以偏也臣請兩言之庶幾見利害之全
夫將有事於宋者非貪其土地然第恐西北有警而
南又綴之則三面受敵耳故欲我師乘時勢先動
圖宋人今冬不能來或不敢來此戰勝之利也就
如所料其利猶未丁必彼江之南其地尚遠且有
巴蜀為之輔雖無淮南豈不能集數萬之衆伺西
北有警而綴我耶戰而勝且如此有如不勝其害
可勝言哉且戰以騎當安理可万全庫尚謂恐有
不勝者今日之事勢與泰和不同故耳蓋泰和以

冬征而今以夏此天時不同也冬則水脉涸而平陸多夏則水脉盛而泥淖多此地利不同也泰和舉天下全力至於糺軍亦駐之為前鋒今能之乎此人事不同也議者徒見泰和取勝之易而不知今日之難且以夏人觀之向日弓箭手之在西邊者一遇勍敵則搏而戰袒而射彼已喪氣奔北之不暇乃今陷吾城而虜其守臣敗吾軍而禽其主將曩則畏我如彼今則侮我如此夏人既非前日奈何待宋人獨如前日哉願陛下思其勝之利又思敗之害無悅耳言無貽後悔可也章奏不報是秋公主貢舉且取高帝以天下為虜命題以諷焉時全一軍尋敗於准上幾有隻輪不返之禍宣宗責諸將言當使我何面目見楊雲翼耶河朔民何涇等十有一人為逆騎所迫泗河而南有司論罪當死公上章營救之曰法所重私渡者防姦偽也今平民為敵所迫奔入於河為逼死之計耳豈有他哉使吾民不死於敵而死於法爾後唯有從敵而已宣宗悟盡釋之哀宗以河南兩處詔公審理寃獄而不及陝西公言天地人通為一體今人一支受病則四體為之不安豈可專治受病之

處而道其餘不問乎朝廷是之詔吏部郎中楊居仁審究陝西公之重人命慎于兵刑者類如此所著文集若干卷校大金禮儀若干卷續通鑑若干卷周禮辨一篇左氏莊列賦各一篇提點司天臺二十年雖老於其職積日累月不能了之事公一語破約衆無異辭有以太一新歷上進者尚書皆檄公參訂摘其不合者二十餘條曆家稱焉德陵以庚寅日啓十司天生陳舜舉言國音屬商金在庚為絶宜用乙酉金王日言詔公決之公言上行年辛卯乙酉雖為金王終與行年相克諸名不詳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且五行之說在漢人猶以為不經前世如呂才一行皆神於術數尚辨以為不可用本朝部姓焉可必其於五音何屬乎卒從公議有五星聚井辨一篇天象賦一篇句股機要象數雜說積年雜說皆藏於秘府孤子恕奉公之柩將葬於其原之什塋涕泗百拜謂門下士元好問言先公孝弟忠信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兼善天下者翰林修撰王鹿事狀具在墓當有碑敢質之以為請好問謝不敢當恕以大義見責白先公平生以國士待吾子乃不得論次遺烈以見於

後世乎好問度不可以終辭再拜曰謹受教乃為
件右之且系之以銘其銘曰
天稟之厚有可施曾門之傳儼若思菁莪樂育
併以資大器備具無磷緇山甫吉甫其疾而魯
無君子焉取斯祐南駕傾朝支忽兵横出紛
僵尸丁男役苦輸膏脂公獨上前陳苦辭同仁
一視父母慈越肥秦瘠小智移兩淮民命我所
司忍令矛端舞嬰兒崑崙神泉襲衣裳危國可
活民不痛如公豈無匡復姿天廢商乂實為之
孺子可教猶帝師惜哉不遭隆準時東隅之日
今崦嵫顧瞻喬木為齋咨峴山堕淚方在茲寥
落何必西州詩

嘉議大夫陝西東路轉運使剛敏王公
神道碑銘

歲己酉冬十月故戶部尚書王公之子元慶涕泗
謂其言先公棄諸養餘三十年矣惟是轉徙南
北無歸祔之望乃今始克襄事墓當有碑碑例有
銘今屬筆於子使不肖孤獲免於有不稱之罪則
瞑目為無憾矣敢百拜以請某以為先大夫有功
吾晉鄉里晚生與受其賜今史冊散逸既無以傳

信名卿鉅公立功立事之迹不隨世磨滅者緊金
石是賴誠得屬辭比事以相茲役雖文字暗陋其
敢不勉謹按御史張天綱所譔行事之狀而論次
之公諱擴字充之族王氏世為定州永平人曾大
父某大父某仕為州功曹國初籍新附之民昇以
符檄使復舊業歸附後時或先服後叛者則別籍
次第拘偃將及永平功曹輒焚其籍以滅迹所活
無慮數千人令歎曰陰德在汝矣因改服儒業五
子皆教之宦學三子繼登上第而仕亦達功曹得
贈儒林郎妣兩高氏太原縣太君邦用公之父也
仕至同知安國軍節度使事妣劉氏楊氏俱用公
貴加贈太原郡太夫人公孩幼嗜學甫冠從鄉賦
即有聲時輩無不推伏擢明昌五年甲科釋褐鄧
州錄事朝廷更定律令留公不遣再調懷安令廉
東平諸郡公所至推次之絕人受實惠某猾不得
貪緣為姦棣州饑尤甚公輒例外稟之平章政事
壽國張公宣撫濟南以德博多益檄公揔諸郡兵
討捕群盜悉平泰和五年吳曦納劒外五州內屬

公以選為順化軍節度副使未至州反為宋陝西安撫司奏公為經歷官俄改真定府判官八年三月擢拜監察御史是夏旱甚詔出諸御史分理冤獄異時審讞者專以未減為事雖殺人者之罪亦貸出之公謂同官曰生人之冤固所當審地下之冤將置不問乎因力革前弊時議皆稱其平使還言狀設三司不便大略謂三司之設民間竊議當以刻剥為事臣愚以為刻剥固所無而浮動之言可畏耳大定間一曹望之為戶部天下倉廩府庫皆實百姓無愁歎之聲存乎其人不在改官稱也今三司所掌即戶部前日之事官屬又皆戶部舊員掾屬亦戶曹舊吏豈有愚於戶部而智於三司者唯當復戶部之舊無駭民聽可也西北路三司簽事張煒以規措陷沒縣官錢詔公鞫之公比勘失濫錢幣草米例以百萬計皆權要假貸之數先以金幣諸物賂遺八門李新喜至是并扶之煒懼不免倚同舍之舊私有所請公麾之曰以舊義事朝綱當自我壞耶乃列奏煒內結閹豎外連權貴姦贓狼籍罪在不赦詔就委公徵理之佗所糾彈凡十餘章大抵明綱紀正風俗之事優詔褒諭特

遷兩階大安三年授同知橫海軍節度使事眞祐
初改簽河東北路按察司事二年太原受兵賴公
保完宣撫司上其功進太中大夫本路按察副使
兼同知轉運使事明年七月召為行宮戶部
侍郎尋擢河南路轉運使南渡以來庶務草創
皆倚公而辦不數月綱紀大小截然一新朝譽歸
焉河北苗道潤求封爵宰相高琪持不可議以它
辭邸之宣宗親問公當如何公奏曰帝王以天下
為度何可逆詐我雖欲勿許彼恃威令不能及將
何所不為不若因而對之此高祖所以將韓信也
宣宗顧謂高琪曰王擴與我意合其函行之太府
監歐里白以御饋羊瘦瘠被詰問白跪奏御羊瘦
瘠轉運使不加意而然上復問公卿先朝舊人號
為知禮朕知之舊矣太府之言乃如是誠有之乎
公進曰大駕初到人心未苦安宜省費以示儉德
比以一羊肥瘠紛紛不已以至庭辨天下知者以
為有司不職而不知者將以陛下日以自奉為怠
耳其於聖德將無少損乎上忻然曰卿言是矣細
事再不必言公一日以事入省適高琪自閤御美
及校計鵝鴿水食公問之故高琪言聖上焦勞過

甚全藉饋羞資養精力安敢不備肥好公折之曰
膳夫之事何至宰相親臨高琪默然不能對心甚
恨之是後每以事相可否而公都不降下冬十月
潼關破高琪積不平奏公為刑部尚書領關陝軍
儲軍至鄭州而還琪奏公復行公方集官吏禱
卒省符趣行急於星火踰月召還即付刑曹以受
命不即行為罪有司希高琪旨當以軍法後至入
絞刑奏上宣宗曰十日軍還十三方差王擴行何
得如此定罪其審議之踰月高琪又執前奏上知
公無罪而重遣宰相意止於褫一階未幾有旨特
起公使領隴州防禦使行太部侍郎規運泰鞏軍
儲兼經略撫良厚特與定元年之九月也公至軍
中表奏疏云古者內政寓軍令周井田漢屯田唐
租庸調皆其法也今之軍士月給者用度數十萬
來而家口又數倍於軍彼皆落魄失次無所營為
唯有張口待哺而已歲入有限自給無窮久不改
圖徒使農民重困而軍力亦不得安帖臣愚以為
不若計軍戶丁數口量給地畝使失業之人皆獲
地著既有恒產孰不為自養之計深汰冗軍悉歸
耕獲授田初年給口糧之半明年各有收斂可一

切減罷略以一百萬口計之歲省米三百六萬斛
既豐委積又免轉輸之勞遇戰士出征或防秋之
役量增升斗使餬口有餘如此則農民止輸正稅
餽饟自足此業已定中興之本正矣踰月宣權陝
西西路轉運使二年五月遷陝西東路轉運使依
前行六部尚書公自以時運不偶年六十三即以
謝事為請尋遷嘉議大夫致仕先患疽發背至是
增劇以閏三月十有五日薨於私第之正寢越三
日權殯於長安南慈恩寺太常攷行謚曰剛敏內
娶濟陽丁氏皆前公卒贈太原郡夫人再娶趙氏
封如所贈子男三人元禮其長仕為歸德行六部
郎中次未名而卒次元亨蔡進士趙出也女五人
長適鹽使司管勾何其次適監韓城酒貴仲源次適
同知鎮戎軍州事蒲鮮石魯剌次適同知鈞州軍
州事兼榮潭令張泰亨次幼在室公學業富贍嘗
四赴廷試每舉進士未嘗不為芳官臨事有幹局
雖在細務亦無不經意往京兆漕司前政喬公子
實趙公子文號為稱職公表表自見舉動有法標
屬奔走從事無敢後者評者謂子實寬緩歆為不
恐欺子文周嚴歆為不能欺皆未必能然獨主公

之不敢欺為有徵矣在太原日言時病有四一將不知兵二兵不素教三事不豫平西用人道所長又陳河東利害決允兵禁游墮節浮費惜民力等二十事而守禦之策為多識者謂公策應恢懷洞見事幾雖軍中老吏宿將料敵制勝且不能纖悉周密如此在所皆可行不特河東而已為人體貌嚴正氣量宏博自然有公輔之望至今言名御材大夫者公必一二及焉其既仕右公平生嘗試妄論之生材非難獲用為難獲用非難盡其材為尤難大定明昌間文治為盛教養既久人物輩出公

生於其時稟賦之豪固已絕人遠甚加之內承父兄之教而外漸師友之訓故能卓然成就如此至於為御史為外臺屬典財賦於危急存亡之際才力恢恢迎刃而解宣宗雅知公歷戶曹即擢三品蓋有意大用矣公亦慨然以天下大計自任期於不負所學誠使二爾紳正笏坐於廟堂之上談笑施為除必有大過人者直道不容竟為讒臣所摧折蓋蘇賢之禍孫劉輩實當之非獨公為不幸也元麥元亨以某年某月奉公之柩祔於某原之先塋其銘曰

剛以作彊敏以赴功伊誰是名文武王公文武
維何維閒氣之椎揚于王庭靡職不供登使者
車棄御史驄搏擊所加姦宄為窄公寧經生儒
雅從容外臺賜環入訃租庸以給京師以饟河
漕我從事獨賢一奮薄躬論列上前大計兵農
毆游末而授田汰冗食而選鋒是謂元氣之正
而四體之克成周既東正塗既窮扼天關以九
虎失頗牧于禁中往在北門身為金墉有來椶
韃不利仰攻孰曰傾朝復支而不於棟隆六御
北信位望維崇唯利器百而試者下故在公為
不逢忠臣不和和臣不恵名譽寧失我豈彼同
衣冠堂堂珪璋顒顒山立揚休旗伐嵩而不吾
壓凜乎其有漢名卿之風

○通奉大夫禮部尚書趙公神道碑

貞祐甲戌車駕遷南都武元立國至是百年矣日
中州被兵朝廷大亂雖以戰守為急而大綱小紀
典則具在武備文事不容偏廢若禮樂若祠祭若
曆象若宴饗若學校若選舉凡隸於春官氏者率
奉行如故事故太宗伯之任尤難其人時則有若
太子太保張公敬甫洎其仲尚書右丞信甫內翰

閑閑趙公周原內相楊公之美送膺是選由賢之
後而公繼之二十年之間典章文物粲然可觀繁
數公是賴竊謂養士之効猶種樹猶作室培植厚
則庇蔭之利博堂構勤則維持之功固周家之作
新民漢氏之旁求儒雅數世之後人有士子之行
家食名氏之擔王室下裳丙喬木故在僑札贊所
時棟陳許坐鎮雅俗名德相望視全盛為無媿是
知列國大夫流風善政固已發源於菁莪樂育之
日三國人物高出近古者猶興廉舉孝餘波之所
及也語有之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敢以是論公
公諱恩字子厚王姓趙氏世為永平人曾大父諱
通潛德弗耀妣李氏大父諱傑贈正議大夫天水
郡伯妣張氏封天水郡君考諱明法決科仕至乾
州奉天縣令官奉直大夫用公貴超贈通奉大夫
天水郡侯妣李氏追封天水郡太夫人初公名貴
第去非名珩幸天君夜夢道士書今名且云二南
有不次之喜寤而觧之曰二南云者吾兩男子之
謂乎乃命改焉公天資穎悟弱冠有賦聲未幾偕
去非擢明昌五年進士第鄉里榮之號飛鵝趙家
釋褐德順州軍事判官俄丁外艱服除調鳳翔府

錄事判官權巍略縣事縣近邊歲儲累數萬解運
人轉輸苦於停滯公區處有方纔旬月而畢再調
巍州司候轉兼州觀察判官泰和八年召補尚書
省令史留再考陞安化軍節度副使兼容州觀察
副使屬中夏被兵河朔州郡相次陷沒危疑之際
新節度到軍士閉門拒敵人遣間者來白公欲殺之
公訶之曰信如所疑殺之亦無益徹出於朝令他
日公輩何以自解耶遂而退[illegible]
城下公率壯士數千赴之力盡而陷公自謂徒死
無益乃易衣服變姓名挈二子贊虎間出來時燕

都受圍唯順州堅守公冒險入馬順州守王勝薦
於朝詔授禮部員外郎兼大理司直仍進官兩階
朝廷知公始於此矣二年都城不守公潛竄隘巷
以課童子學為業明年冬路稍通徒步還鄉里西
山經略使苗道潤求平主將李深同受恢復之寄
而內實相圖琛一日謂公言公朝臣能為我持表
奏辨曲直乎公遭離喪亂心在宗國恨無路可達
聞琛言欣然諾之以三年二月達汴梁丞相高琪
當國素不喜文士循常例擬公寶昌軍節度副使
宣宗不說曰忠文兼歸國忠孝可尚例授之何以

示勸特授太府監丞興定二年三月陞同知西安軍節度使事兼行六部郎中皇太子控制樞密院以公知登聞鼓院充經歷官通安北堡陷經略使石虎罪應死公以事在赦前不宜失信為請皇太子曰已遣人殺之矣已而悔之用是待公加厚四年三月除右司諫兼治書侍御史公在樞府久知時弊乃拜章言四事大槩謂當豐委積汰冗兵減軍士家口之妄費者樞密副使駙馬都尉阿海怒公言兵事公不卹也無幾被誣下吏天子知其冤有詔勿問五年正月出知虢州重州事虢州刺史兼屯戍所在刺史領軍馬例不注文資上知公材特命馬文貴父老郊迎歡呼動地公賦詩有昔日參軍今刺史當時健卒亦衰翁之句州人刻石州宅值歲旱公禱山神祠應期而雨歲以大熟陝右兵交州近關有訛言關失守者居民不知所謂狼狽散走公止之曰關至陝敵越之則必有先聲何得遽至於此乃械言者於市果如公言民賴以安六年五月召為吏部郎中用薦者兼翰林修撰陝西旱甚詔公審理究獄布宣上意多所平反澍雨為之霑浹初河朔擾攘之際餽餉不給官

募人出粟佐軍補監當官彰德民孫其姓者嘗輸
白米三千斛以略梗未經赴選南巡之後執文書
訴於吏曹法家例以日月曠久無從考按報罷公
獨曰國家用兵之時以調度不足業已許人進納
特從權耳乃今吝一官不之畀是誣人也他日或
有鬻爵之命誰當信之孫竟用公言得補朝議稱
焉元光改元陞同知南京路都轉運使事十二月
宣廟升遐以公為鹵簿儀仗使正大元年移同知
中京留守事四年正月改同知開封府事甲戌以
來河禁嚴密遂有彼疆此界之限郡人王義者家
貧無以自養嘗往林州耕稼林州陷久衆義書與
家人比舍竊見之遂以義家謀叛告義家不被繫
知府麻斤出至以化內外議刑罪當死公持不可
乃上奏云大河南北皆吾境也民吾民也車駕南
渡變為巡幸之計廟堂日圖興復初無疆界之分
南北之限此人果以不幸滅族是使南避之民舉
無歸願之望衆臣竊以為不可上省奏大悅即命
赦之且以義為定例有醉人倡言歸十八謀反歸
京師當民麻斤出資苛刻胥吏輩承其意諷使鞫
之公曰醉者語於何不有此必為富家厭其丐貸

先被麾斥因酒以泄其憤耳明日詰之果然止以非所宜言杖醉者時人以明恕稱之五年八月改汝州防禦使司候趙玉貪冒無厭百姓苦之公繫之獄郡人狀其罪者日以十數例是枉法罪應死以官故仍減為庶人闔境稱快狂子李生不知何從來去州西南十許畢擅自立祠鑿大池祠前和云濟瀆清源王行廟惑衆售利愚民賽香紙供土木者擔負塞路城中為之罷市公察其姦檄梁縣令張節往問之李伏罪廟未畢而毀之七年正月擢授金安軍節度使未赴改集慶軍節度使兼亳州管內觀察使亳大郡重兵所宿軍士陵轢居民前政不能制公以靜鎮之軍中私相謂言節度今上控制樞府時首領官也我曹不可輕犯迨赴召無一人恣橫者公凡三領郡在所以寬厚為化裁決訴訟不事苛細理有不可耐者時亦窮治之然終不以得情而為喜也故吏畏而愛民愛而畏謹然有古良民吏之風報政之後庭宇清閑日延賓客論文把酒與相娛樂間作詩樂府傳達京師群公為之屬和文采風流照映一時至有神仙官府之目前世江西道院蓋不足道也八年三月入拜

禮部尚書十月慈聖皇太后上仙公後充園陵使
一時儀禮多所刋定天興改元京師戒嚴兼攝戶
部尚書夏四月望隆德殿起居秋八月上下舍桒
皆公發之不幸遘疾以其年九月之四日春秋六
十有八薨於某里第越三日權殯某所官通奉大
夫勲某封天水郡侯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元
娶賈氏尚書左丞亨甫之女姪再娶王氏行六部
尚書充之之女弟再娶李氏中京推官華國之女
弟皆追封天水郡侯夫人再娶孫氏太子太師振
之之女封如三夫人子男三人賈所出贊尚書省
令史克剛奉職克基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女
一人孫出也適監察御史劉公雲卿之子郁早以
文筆知名男孫四人費之子繼祖克剛之子適祖
顯祖克基之子紹祖皆未仕女孫三人克剛一適
戶部曹公景蕭之孫懷諒二幼在室公孝弟忠信
出於天性推其餘以及宗族交朋無不得其懽心
揚歷中外將三十年屢以課最聞而未嘗有答贖
之玷宰相進除日及公名宣宗必曰趙恩文君子
人也其見知如此屢典貢舉所得名士被黻考
亦無怨言為文不事彫飾詩律精深而氣質渾厚

讀者謂其宜至大用有耐辱居士集一卷傳於時後公歿十有二年孤子贊偕夫人孫氏扶護比歸以二月丙申祔於永平縣某鄉里先塋之次禮也諸孤以王內翰百一所譔誌銘見示且以神道碑銘為請好問甫從官學即聞高誼南皆獻賦誤為楊浚所賞桓府參軍重厚褚裒之問輒叙東臣人倫之舊以寓西州華屋之感恨知之者未盡推之者未至何媿辭之有焉其銘曰

高門之仕舞雩之春儒雅以飾吏事奚宥數之足云貞松後彫良玉不焚忠信而結主知允矣

貞良之臣君子謙謙恭人溫溫完名始終世所見聞異代而得良史尚有攷於金石之遺文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八